

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，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  
QQ:2482071658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城市|故事

# 婚姻里的那些不速之客

倾诉人:莉薇  
时间:2月8日  
方式:电话连线  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  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莉薇 高远 晓琳 黄幻  
依晨  
关键词:出轨 跳楼 离婚  
主题:月底,我发现厂里的账户上少了4万块钱。打开电脑查账。发现有个还没有解压的文件包,文件名是“婚纱照”。



漫画 付业兴

## 分手是因为嫌丢人

大年初一,高远带着女儿去拜年。我和婆婆在厨房里忙活,一会亲戚们要来吃饭。婆婆身体不好,我让她别插手。“你歇着去吧,保证饭菜12点上桌。”

“我累不着。”婆婆拿起一把青菜,摘了起来。我知道婆婆的担心,她怕我心情不好,更担心等会亲戚来了,我控制不住情绪,会让大家难堪。

我让婆婆放心,“有什么事,过完年再说。面子上的事,我会做足的。”

婆婆叹了口气,“昨天晚上听你们吵架,我一宿没睡。”

我故作轻松,“妈,这又不是我们第一次吵架,您别紧张。”

“可是这是你第一次说离婚。”婆婆站起来走到我身边,“妈求你了,别跟远儿离婚。”

婆婆说,“这个家要是没有你,我都活不到现在。”

我跟高远结婚时,婆婆生了场大病,借了几十万。

为了把债早点还清,我辞职开起了食品加工厂。

辞职的事高远埋怨了我好久,还嫌我瞎折腾,一天到晚担心我赔了夫又折兵。

第一年,加工厂就赚了几万块。高远也不再盯着那点死工资,到厂里来帮忙。

这些年,不但债还清了,婆婆家的旧房子也变成了小洋房,还买了车。

婆婆说,“你跟高远吵吵闹闹这么多年,可咱娘俩没红过一次脸,你把我当亲妈,我把你当女儿。”

“离了婚,我还会把你当妈妈。”我帮婆婆抹了抹眼泪,“别给亲戚看见了。”

我跟高远结婚快20年,他的心思在我身上的时间不超过5年。

从女儿上幼儿园,高远就会没事找事跟我吵,怎么看我都不顺眼。

我心里跟明镜似的,但我很少跟他吵。吵架这种事太伤神,婆婆身体不好要照顾,女儿的事要耗精力,厂里的烦心事更多。可这并不妨碍高远时不时地发作,日子就像得了间歇性神经病一样,时好时坏。

高远第一次让人抓狂的发作是女儿刚上小学。

那段时间高远一打电话就偷偷摸摸,发短信也发到半夜。

一个关系不错的人告诉我,“晓琳好像盯上你家高远了。”

这是高远的风流事第一次摆上台面。

晓琳是个寡妇,老公在的时候,她就经常红杏出墙。男人没了,她更是肆无忌惮,口碑很差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盯上高远的,只恨高远眼光太差,“这样的女人你也要。”

我骂高远的时候,他头也不抬地发短信。

没多久,有人告诉我,“警报解除了,高远好像跟她不来往了。”

高远的短信电话没以前多了,别人说到晓琳的时候,他也跟着骂。看得出,他把她当成自己风流史上的败笔。

直到看到电脑里的婚纱照,我才明白黄幻的真正用意。她是在向我挑衅。

月底,我发现厂里的账户上少了4万块钱。

打开电脑查账。发现有个还没有解压的文件包,文件名是“婚纱照”。

我跟高远没拍过婚纱照,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黄幻,她有时候也会用这个电脑。

我猜得很对,黄幻是女主角,但男主角我怎么也没想到是高远。更没想到的是他们去了

厦门,和他们去考察的地方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我问高远,“是不是想过新郎官的瘾,找找新婚的感觉?”

高远连忙说是黄幻逼他的。“这个丫头心太狠。”

我猜这文件包也是她故意让我看到的。

2008年年底,经济不景气。

高远说要招个人跑市场。

来跑市场的女孩叫黄幻,是高远一个牌友的朋友。

就冲这层关系,我就对这个人选一百个不乐意。高远的这个牌友,不但牌技差,牌品也差得离谱。这种人的朋友能靠谱吗?

黄幻来的那天,是整个冬天最冷的一天。还没化的雪都结成了冰,整条街滑得像个溜冰场。黄幻裹着红大衣,踩着7cm的高跟鞋,毫不费力地穿过整条街时,街坊邻居都投以看杂技的目光和热情。

黄幻进屋就嫌热,大衣里的丝袜短裙让人有种季节错乱的感觉。我把空调关了,“穿上吧,我冷。”

高远看得眼睛发光,“一看就是做销售的好人才。”

我知道再怎么反对,也是没有用的。

黄幻的工作是跑市场,自然就不会在厂里呆着。而高远也一直主外。他们想在一起,就不愁找不到理由。

为了不给自己添堵,我从来不对他们去哪里,只要不在眼皮子底下太过分,眼不见心不烦。我对高远的最低要求就是每天都要回家住。他反问,“不回家住,让我睡大街上吗?”

可没多久,高远就找到了“睡大街”的理由。有个外地市场要去考察,他准备去三五天。

在此之前,高远从没想去外地市场分一杯羹,即使我让他去,他也总说,像我们这样的加工厂,在本地做做就行了,去外地还不是白交学费,被人欺负。

这些年,不但债还清了,婆婆家的旧房子也变成了小洋房,还买了车。

婆婆说,“你跟高远吵吵闹闹这么多年,可咱娘俩没红过一次脸,你把我当亲妈,我把你当女儿。”

“离了婚,我还会把你当妈妈。”我帮婆婆抹了抹眼泪,“别给亲戚看见了。”

我跟高远结婚快20年,他的心思在我身上的时间不超过5年。

从女儿上幼儿园,高远就会没事找事跟我吵,怎么看我都不顺眼。

我心里跟明镜似的,但我很少跟他吵。吵架这种事太伤神,婆婆身体不好要照顾,女儿的事要耗精力,厂里的烦心事更多。可这并不妨碍高远时不时地发作,日子就像得了间歇性神经病一样,时好时坏。

高远第一次让人抓狂的发作是女儿刚上小学。

那段时间高远一打电话就偷偷摸摸,发短信也发到半夜。

一个关系不错的人告诉我,“晓琳好像盯上你家高远了。”

这是高远的风流事第一次摆上台面。

晓琳是个寡妇,老公在的时候,她就经常

红杏出墙。男人没了,她更是肆无忌惮,口碑很差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盯上高远的,只恨高远眼光太差,“这样的女人你也要。”

我骂高远的时候,他头也不抬地发短信。

没多久,有人告诉我,“警报解除了,高远好像跟她不来往了。”

高远的短信电话没以前多了,别人说到晓琳的时候,他也跟着骂。看得出,他把她当成自己风流史上的败笔。

直到看到电脑里的婚纱照,我才明白黄幻的真正用意。她是在向我挑衅。

月底,我发现厂里的账户上少了4万块钱。

打开电脑查账。发现有个还没有解压的文件包,文件名是“婚纱照”。

我跟高远没拍过婚纱照,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黄幻,她有时候也会用这个电脑。

我猜得很对,黄幻是女主角,但男主角我怎么也没想到是高远。更没想到的是他们去了

厦门,和他们去考察的地方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我问高远,“是不是想过新郎官的瘾,找找新婚的感觉?”

高远连忙说是黄幻逼他的。“这个丫头心太狠。”

我猜这文件包也是她故意让我看到的。

2008年年底,经济不景气。

高远说要招个人跑市场。

来跑市场的女孩叫黄幻,是高远一个牌友的朋友。

就冲这层关系,我就对这个人选一百个不乐意。高远的这个牌友,不但牌技差,牌品也差得离谱。这种人的朋友能靠谱吗?

黄幻来的那天,是整个冬天最冷的一天。还没化的雪都结成了冰,整条街滑得像个溜冰场。黄幻裹着红大衣,踩着7cm的高跟鞋,毫不费力地穿过整条街时,街坊邻居都投以看杂技的目光和热情。

黄幻进屋就嫌热,大衣里的丝袜短裙让人有种季节错乱的感觉。我把空调关了,“穿上吧,我冷。”

高远看得眼睛发光,“一看就是做销售的好人才。”

我知道再怎么反对,也是没有用的。

黄幻的工作是跑市场,自然就不会在厂里呆着。而高远也一直主外。他们想在一起,就不愁找不到理由。

为了不给自己添堵,我从来不对他们去哪里,只要不在眼皮子底下太过分,眼不见心不烦。我对高远的最低要求就是每天都要回家住。他反问,“不回家住,让我睡大街上吗?”

可没多久,高远就找到了“睡大街”的理由。有个外地市场要去考察,他准备去三五天。

在此之前,高远从没想去外地市场分一杯羹,即使我让他去,他也总说,像我们这样的加工厂,在本地做做就行了,去外地还不是白交学费,被人欺负。

这些年,不但债还清了,婆婆家的旧房子也变成了小洋房,还买了车。

婆婆说,“你跟高远吵吵闹闹这么多年,可咱娘俩没红过一次脸,你把我当亲妈,我把你当女儿。”

“离了婚,我还会把你当妈妈。”我帮婆婆抹了抹眼泪,“别给亲戚看见了。”

我跟高远结婚快20年,他的心思在我身上的时间不超过5年。

从女儿上幼儿园,高远就会没事找事跟我吵,怎么看我都不顺眼。

我心里跟明镜似的,但我很少跟他吵。吵架这种事太伤神,婆婆身体不好要照顾,女儿的事要耗精力,厂里的烦心事更多。可这并不妨碍高远时不时地发作,日子就像得了间歇性神经病一样,时好时坏。

高远第一次让人抓狂的发作是女儿刚上小学。

那段时间高远一打电话就偷偷摸摸,发短信也发到半夜。

一个关系不错的人告诉我,“晓琳好像盯上你家高远了。”

这是高远的风流事第一次摆上台面。

晓琳是个寡妇,老公在的时候,她就经常

红杏出墙。男人没了,她更是肆无忌惮,口碑很差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盯上高远的,只恨高远眼光太差,“这样的女人你也要。”

我骂高远的时候,他头也不抬地发短信。

没多久,有人告诉我,“警报解除了,高远好像跟她不来往了。”

高远的短信电话没以前多了,别人说到晓琳的时候,他也跟着骂。看得出,他把她当成自己风流史上的败笔。

直到看到电脑里的婚纱照,我才明白黄幻的真正用意。她是在向我挑衅。

月底,我发现厂里的账户上少了4万块钱。

打开电脑查账。发现有个还没有解压的文件包,文件名是“婚纱照”。

我跟高远没拍过婚纱照,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黄幻,她有时候也会用这个电脑。

我猜得很对,黄幻是女主角,但男主角我怎么也没想到是高远。更没想到的是他们去了

厦门,和他们去考察的地方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我问高远,“是不是想过新郎官的瘾,找找新婚的感觉?”

高远连忙说是黄幻逼他的。“这个丫头心太狠。”

我猜这文件包也是她故意让我看到的。

2008年年底,经济不景气。

高远说要招个人跑市场。

来跑市场的女孩叫黄幻,是高远一个牌友的朋友。

就冲这层关系,我就对这个人选一百个不乐意。高远的这个牌友,不但牌技差,牌品也差得离谱。这种人的朋友能靠谱吗?

黄幻来的那天,是整个冬天最冷的一天。还没化的雪都结成了冰,整条街滑得像个溜冰场。黄幻裹着红大衣,踩着7cm的高跟鞋,毫不费力地穿过整条街时,街坊邻居都投以看杂技的目光和热情。

黄幻进屋就嫌热,大衣里的丝袜短裙让人有种季节错乱的感觉。我把空调关了,“穿上吧,我冷。”

高远看得眼睛发光,“一看就是做销售的好人才。”

我知道再怎么反对,也是没有用的。

黄幻的工作是跑市场,自然就不会在厂里呆着。而高远也一直主外。他们想在一起,就不愁找不到理由。

为了不给自己添堵,我从来不对他们去哪里,只要不在眼皮子底下太过分,眼不见心不烦。我对高远的最低要求就是每天都要回家住。他反问,“不回家住,让我睡大街上吗?”

可没多久,高远就找到了“睡大街”的理由。有个外地市场要去考察,他准备去三五天。

在此之前,高远从没想去外地市场分一杯羹,即使我让他去,他也总说,像我们这样的加工厂,在本地做做就行了,去外地还不是白交学费,被人欺负。

这些年,不但债还清了,婆婆家的旧房子也变成了小洋房,还买了车。

婆婆说,“你跟高远吵吵闹闹这么多年,可咱娘俩没红过一次脸,你把我当亲妈,我把你当女儿。”

“离了婚,我还会把你当妈妈。”我帮婆婆抹了抹眼泪,“别给亲戚看见了。”

我跟高远结婚快20年,他的心思在我身上的时间不超过5年。

从女儿上幼儿园,高远就会没事找事跟我吵,怎么看我都不顺眼。

我心里跟明镜似的,但我很少跟他吵。吵架这种事太伤神,婆婆身体不好要照顾,女儿的事要耗精力,厂里的烦心事更多。可这并不妨碍高远时不时地发作,日子就像得了间歇性神经病一样,时好时坏。

高远第一次让人抓狂的发作是女儿刚上小学。

那段时间高远一打电话就偷偷摸摸,发短信也发到半夜。

一个关系不错的人告诉我,“晓琳好像盯上你家高远了。”

这是高远的风流事第一次摆上台面。

晓琳是个寡妇,老公在的时候,她就经常

红杏出墙。男人没了,她更是肆无忌惮,口碑很差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盯上高远的,只恨高远眼光太差,“这样的女人你也要。”